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
第二十一回 題詩偶逢好友 買劍結拜良朋

詞曰：人心曲曲彎彎水，世事重重疊疊山。

古古今今多改變。貧貧富富有循環。

將將就就隨時過，苦苦甜甜總一般。

話說章紫蘿小姐見琴弦忽斷，便叫丫鬟定金下來張看。

那山玉聽了此言，唬得慌了，心中想道：「好沒主意！倘章兄見了，成何體統？」回頭依舊路就跑。不想章小姐在樓上，目光之中看得分明，使用手一指道：「那是甚麼人在此走呢？」定金一把攔住山玉道：「你是那個？」山玉見丫鬟攔住，便立住了腳道：「小生是來聽琴的，並無他意。」章小姐在上問道：「既是聽琴，可知我方才彈的什麼曲詞？」山玉道：「不過一曲常調，有何難處？小生也略知一二。」

小姐見他回話從容，品格丰韻，便知不是下流之輩，就向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因何到此？」那山玉便把自己的姓氏、家鄉，和章江相好的話說了一遍。章小姐聽了，心中想道：「好位書生！又是名宦，我哥哥又同他相好，畢竟腹內也通。」便道：「既是尊客，請便罷。」那章小姐這一番動問，早已有心了。正是：一曲秦樓調，已諧楚岫緣。

那山玉聽說請便二字，方才轉身走出。卻好方才走到亭邊，那章江已經看過信出來，向山玉道：「因友人見約詩會，失陪，失陪。」山玉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章江道：「意欲奉邀尊兄一往，不知肯賜教否？」山玉道：「若蒙攜帶，定當奉陪。」章江大喜，當晚盡醉而散。

次日絕早，章江起身，即過水月庵來。卻好鍾山玉方才梳洗已畢，一見章江到了，忙起身來迎接道：「昨日多謝。」章江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有慢，有慢。」二人茶罷三巡，章江道：「昨晚奉約，今日到西湖一遊，不知可即同行否？」

山玉道：「但貴相知奉邀，小弟怎好輕造？」章江道：「這個何妨！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不嫌有褻，就此同行。」山玉不好過卻，只得整頓衣冠，同章江起身，出了寓所，一路上奔西湖而來。不一時來至西湖口邊，只見：山青水秀傳今古，柳暗花明勝畫圖。

二人正在徘徊，忽見畫橋邊一隻小船，船上站立兩個安童，見了章江，便大叫道：「章相公來了麼？我家相公到府奉迎去了。」章江回頭一看，道：「你們好早呀，倒先到這裡了。」那安童道：「快請相公上船坐下，我家相公迎不著相公就回來了。」章江聽了，遂邀了山玉上船坐下。不多時，只見岸上來了兩個人，走得一身是汗，跑到船邊，一見章江，便道：「章兄，你好人呀！還哄我們亂跑。」章江道：「小弟因約一密友特來奉陪，因此失迎，得罪，得罪。」

那二人聽了，遂上船來，一同見禮已畢。那三人向章江道：「此位是誰？」章江遂代山玉說了姓名。那二人道：「原來是御史的公子，失敬，失敬。」山玉道：「豈敢。」亦向章江問二人的姓氏。章江道：「此二位乃小弟同學，姓賈名文，此位名秀。」山玉道：「如此，失敬，失敬。」當下四人敘了禮，賈文吩咐開船前去遊玩西湖。那船家隨即開船，傍西湖遊玩。

正是暮春天氣，那一路上，只見山明水秀、綠暗紅稀，□分可愛。章江便向賈文道：「聞得六橋煙柳頗佳，何不就此一遊？」賈文道：「如此最好，且有詩料，不知鍾兄意下如何？」山玉道：「極妙的了。」遂蕩小舟奔六橋口千柳莊而來。不一時到了橋口，賈文命船家扣定了船，在此伺候。四個人一同上岸。抬頭一望，足有□里多遠近一條溪都是垂楊碧柳。但見：千條軟翠迎風舞，萬縷青煙帶露垂。

山玉一見，連聲歎道：「果然名不虛傳，真仙境也！」

四個人步了一會，只見柳蔭之下，往往來來，無限遊人士女，也有名士山人，吟詩吃酒，□分熱鬧，四人也不覺高興。

章江道：「賈兄，何不就将舟中的酒果移在柳下一談，有何不可？」賈文用手一指道：「那柳蔭深處，一帶紅欄，青簾飄蕩，不是酒店麼？我們何不進去一樂，豈不便宜？」章江道：「也好。」一行人來到跟前，只見臨水靠橋一座小小的茅店，招牌上字跡分明，寫的「貫綠軒」三個字，門口擺幾只酒缸，案上列多少菜蔬，倒也精緻。四個人謙了一會，進了店門，步人後堂，抬頭一望，只見桌椅條台□分齊整，四壁上貼著門方畫片，有舊的，有新的，也有來遊玩的人題的。看了一會，揀到座頭坐下。有酒保來問道：「諸位爺還是候客，還是就飲？請點菜餚。」賈文道：「也不候客，也不用點菜，有好酒美肴，揀上好的隨便掇來便了。」酒保答應，登時捧上杯壺小菜並那時鮮的果品、美味佳餚，次第而上。

四個人傳杯弄盞，飲了一會，章江便動了詩興，向賈文道：「如此春光，又有佳客，不可虛度，須有詩句，方不傷雅。」山玉道：「賈兄賢崑玉自然是好的，小弟也免不得獻丑了。就請賈兄命題如何？」賈文道：「小弟怎敢放肆，還是尊兄命題才是。」山玉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謙了半日。

章江道：「二兄不必過謙，讓小弟放肆，就以春柳為題，以陽、春、煙、景為韻分拈，不知二兄意下如何？」賈文道：「好，還是章兄爽快，遵命，遵命。」當下章江命書童回船，取了文房四寶等件來到酒店。章江寫了題目，又寫了「陽」、「春」、「煙」、「景」四個韻，各人分拈。山玉先拈了一個「春」字，章江拈了一個「煙」字，賈文拈了一個「景」字，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獨獨拈了一個仄韻，如何下筆？」賈文道：「我這『陽』字也不好做呢。」當下分了題、拈了韻，各人去思索不表。

單言山玉偷眼看那章江提筆在手，略為思索，便揮毫就寫，回看賈氏弟兄握筆愁眉，在那裡苦吟，卻像做不出來的光景。那山玉看在眼中，隨即將自己的詩也不草稿，一氣寫完了，又做了一首。正是：倚馬千言真敏捷，輸他工部與青蓮。

當下山玉寫完，卻好章江也做完了。山玉道：「章兄好敏才，一下就做完了，小弟還來下筆呢。」章江道：「未必。」那賈文、賈秀見章江做完了，都擱筆來著。章江不肯，道：「謔謔不堪，要求指教。」山玉道：「一定是好的。」遂取來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春柳分韻得煙字：

春雨春風又一年，纖腰舞向晚妝前。

鶯梭燕剪般般巧，織就長堤萬縷煙。

那山玉看了，心中想道：「如此好詩，真正是不愧當年才子，與他相交，不枉了取友一場。」使極口稱贊道：「章兄之句，宛然張緒風流，如在目前，我等竟擱筆了。」賈文便道：「章兄珠玉在前，愚弟兄越發難做了。」山玉道：「我們甘罰無辭，詩題本來也不好做。」賈文道：「是，是。」章江道：「鍾兄不可吝教，你做完了，還要賴甚麼？」

一定要請教的。」賈文聽道：「鍾兄只怕也未必完呢。」山玉道：「有倒有了兩首，只是不敢獻丑。」賈文聽見說有了兩首，唬了一跳，道：「難道比章兄又敏捷些？就有了兩首？快些請教請教。」山玉在袖中取出道：「要求三兄指教才好。」那賈文、賈秀、章江三人接來一看，上寫道：

春柳分韻得春字：

灞上堤邊漢水濱，絲絲縷縷拂輕塵。

東風蕩起千條線，只係離愁不係春。

章江看完一首，便連聲贊道：「妻仙筆也！雖李白也不過如此，敬服！敬服！」又看到第二首：

煬帝行宮汴水濱，輕煙□里隔紅塵。

章廳風景蕭條後，怕舞纖腰懶試春。

那章江看完二首，不覺心服，道：「真仙才也！」當下賈文見三詩在前，也不做詩了，吩咐安童收過筆硯，重整杯盤，入席飲酒，將三首詩貼在店內壁上。

才吃了幾杯，忽見店門口一片喧嚷，那兩個酒保打得跌跌爬爬，跑到後邊，口內喊道：「打死人了！反了！反了！」

那一堂的人都哄起來了，驚得章江等忙站起身來一看，見一個黑凜凜的大漢，赤發黃鬚，濃眉大眼，身長九尺，頭戴一頂元色舊將巾，穿了一件玉色綾的破箭衣，一隻手拿了一口帶鞘的寶劍，劍上插了一支草標，一隻手掄拳來打酒保。章江見他相貌不凡，便上前一把拉住道：「壯士息怒，有話好好講，不要動魯，打壞了人，不是當耍的。」那人便停了步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俺因路過，缺少盤川，將這口劍來店中貨賣。可恨這酒保不許俺進店，因此賞他一頓拳頭。多蒙解勸。」章江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幸會，幸會。請坐一坐如何？」那漢道：「怎好闖席？」章江道：「這又何妨！」便拉那漢坐下，問道：「壯士尊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」那漢道：「在下姓陳名玉，字崑山，西邊居住。因俺爹爹在北狼關胡申手下為官，被他害了性命，俺到此投親不遇，少了路費，故賣此寶劍，卻遇相公相問。」山玉在旁聽了這一番言語，同病相憐，不覺歎息道：「壯士，你這口寶劍要賣多少銀子？」陳玉道：「論俺這口寶劍，是祖遺的，也要二百兩銀子，如今急需，隨便，即二三十兩銀子也就賣了。」山玉道：「壯士豈可無劍？若無路費，小弟寓所還有幾兩銀子，可以來奉贈。」那陳玉一聽此言，心中感激，便道：「蒙相公如此盛情，叫俺陳玉何以為報？」正是：萍水相逢如骨肉，皇天自不負良人。

當下章江、山玉、賈文等又敬了陳玉幾杯酒，還了酒錢。山玉道：「壯士何不就同船而去，以便到敝寓即銀，豈不兩便？」陳玉道：「俺奉陪。」當下山玉、賈文等一行五人，上船緩緩而行，才走了裡許之遙，忽見後邊岸上一個家將飛奔趕來道：「那只船上是鍾山玉相公？快快轉來，俺老爺請呢！」山玉聽了，只道事犯，吃了一驚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